

「所以，遭遇敵兵圍擊的時候，妳可以……」

「老師！晚上我們一起用餐吧！」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黑鷲教室外。

下課後，黑鷲級長艾黛爾賈特想到一道難題，立刻追上離開教室的貝雷絲請教。正專心接受貝雷絲指導，身後忽然傳來一道爽朗的喊聲。

貝雷絲話說到一半被人出聲截斷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蹙起眉，轉過頭，嚴厲地掃了菲爾迪南特一眼。

菲爾迪南特接收到她銳利冰冷的視線，陽光笑臉一瞬間凍僵。

「？」

貝雷絲不解地回頭一看，艾黛爾賈特露出溫和的微笑。

「老師，我也可以跟妳共進晚餐嗎？」

「……可以。」

「妳等下要出去一趟，對吧？我想先跟妳預約晚飯後的空檔，繼續請教剛才的問題。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下午跟薩米亞及卡多莉奴有約，見兩位學生沒有其他事要談，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晚上見。」

貝雷絲跟兩人道別，抱著書本遠去，她離開後，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開口。

「菲爾迪南特。」

「呃……是！」

菲爾迪南特連忙立正站好。

「你明白我要說什麼吧？」

「抱……抱歉！」

菲爾迪南特扶著額頭，冷汗直流。

「我又沒注意老師在講話就出聲，下次我會改進！」

艾黛爾賈特無聲嘆了口氣，態度稍稍和緩。

「你最近是怎麼了？心急焦躁，不像平時的你。」

「原來妳有發現嗎？唔，該說是意識到自己的嚴重不足吧……」

菲爾迪南特立刻愁眉苦臉地訴說起心事。

「我身為帝國未來的宰相，實在有太多需要學習的地方，但我努力的同時，妳也在持續前進，我感覺自己永遠也趕不上妳，這讓我覺得很……焦慮，卻又無能為力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聽他說邊想起貝雷絲，她也一直追逐著老師，但始終勾不著老師的衣角。

「菲爾迪南特，你不必感到焦慮，我會成為皇帝，帶領所有人前進，你只需要跟著我。」

「意思是，只要我跟著妳，妳會帶我一起前進嗎……？」

「沒錯，但若我不小心走錯方向，你有責任跳出來糾正我。以史為例，你可還記得，阿德刺斯忒亞帝國史上，有一段持續百年的清明盛世？」

「妳是指『星曜時代』吧？當時被稱為『先知宰相』、我那位了不起的祖先，全心全意地輔佐當時的皇帝，兩人各司其職，故能保持盛世長久不衰。」

「正是如此。如今帝國國勢雖然有些衰退，但千年根基仍在，我認為以你我之才，必定能聯手推動帝國重返盛世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」

聽完她的提議，菲爾迪南特沉默下來，撫顎沉思。

重返盛世嗎？如果是艾黛爾賈特當上皇帝，聽起來並不是一件難事。

他越想越覺得可行，心中陰霾一掃而空。

「哈哈！既然妳這位未來的皇帝都親自邀請了，身為『先知宰相』子孫的我，怎麼能不赴約？艾黛爾賈特，往後就由我來勸諫妳這位皇帝吧！」

菲爾迪南特自信滿滿地笑著，朝她伸出了手。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笑與他擊掌，她心中的炎帝則冷冷地看著這一幕。

——妳是在浪費力氣。

在炎帝眼裡，這些同學構不成威脅，沒有必要花時間籠絡或者欺騙。

立場未定的人們中，能與未來皇帝並駕齊驅，甚至凌駕她之上的人，唯有貝雷絲而已。

「貝雷絲老師，總算是找到妳了！」

當天晚上，貝雷絲跟約好的兩名學生在食堂用餐。

瑪努艾拉突然上前攀談，笑著伸手搭住貝雷絲的肩膀，在她身旁坐下。

「可真是讓我好找，妳下午究竟跑去哪裡了呀？」

瑪努艾拉邊說邊用食指戳了戳貝雷絲的臉頰，柔軟光滑的觸感讓人很是嫉妒。

艾黛爾賈特停止進食，抬頭往對面望去。

「瑪努艾拉大人，要一起用餐嗎？」她微笑著問。

「噢，艾黛爾賈特？」

見性格嚴肅的黑鷲級長也在場，瑪努艾拉立刻收回手。

「謝謝，我吃過飯了，只是來跟你們的老師說一下話……哎，老師，妳的回答？」

「我跟薩米亞她們去喝酒了。」貝雷絲說完，繼續面無表情地喝湯。

「喝酒？那為什麼沒找我？說好的女性同盟呢？妳們難道要聯手排擠我！嗚嗚嗚——」

「薩米亞說邀請過妳，妳回她今天有事拒絕了。」

「哎呀，居然馬上被揭穿了……沒錯，其實我下午跟騎士去約會了！」

「還順利嗎？」

「這個嘛，在學生面前就先不提了。」

瑪努艾拉想保持一點形象，雖然應該早就沒有了。

「來說一下正事，關於妳之前問我的那個……」

瑪努艾拉湊到貝雷絲耳邊，低聲說起了悄悄話。

專心吃飯的菲爾迪南特突然間坐立難安，感覺身旁傳來一股若隱若現的……殺氣。

「嗯，謝謝。」

「就是這樣，好了，我不打擾你們囉，再見！」

瑪努艾拉笑著揮手，往食堂另一側走，路上有許多學生主動打招呼，她一向很受歡迎。

這一點，貝雷絲也不遑多讓。

從三人坐下開始，便有許多學生在偷看貝雷絲。

為什麼食堂中沒有包廂呢？要增加給大修道院的捐獻，提議改建嗎？

艾黛爾賈特緩緩喝湯，心思千迴百轉，最終還是作罷。

白白送錢給敵人不是她的興趣，況且即使成案，改建也需要時間。

若不出意外，在她畢業前，大修道院將會淪為第一個戰場。

現在坐在這裡的同學與老師，都有可能成為敵人。

貝雷絲老師也是其中之一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抬頭看她。

貝雷絲用完餐，分心想著瑪努艾拉說的事，拿出手帕擦了擦嘴。

預想外的舒適觸感讓她愣了一下，看著手帕上的繡字，從另一邊口袋摸出第二塊手帕。

拿錯了……這是洗乾淨要還給艾黛爾賈特的。

「呵呵。」

這時，她聽見桌子對面的黑鷲級長輕笑出聲，語中洋溢著莫名的欣喜。

「老師，我說過了，妳想什麼時候還我都可以喔。」

「……」

菲爾迪南特迷惑地看了看兩人，覺得艾黛爾賈特對老師的態度有點奇怪。

怪在哪裡也說不出來，他只知道現在這個笑容滿面的黑鷲級長，跟下午那個一板正經的未來皇帝，根本就是兩個不一樣的人。

直到數年後，他繼任艾吉爾公爵及帝國宰相之位，成為皇帝的左右手，偶然回顧起這一頓晚飯，才曉得當時為什麼會有如坐針氈的感覺。

「不過，仔細想想……」

宴席上，菲爾迪南特放下酒杯，搖了搖頭。

「妳在那頓飯中吃的醋，跟我完全沒關係啊！」

「真是對不起了。」

皇帝艾黛爾賈特雙手合十，微笑著道歉。

暨琴節，布里基特島女王舉行婚禮前，邀請昔日同窗一同參加家宴。

島上的晚風清爽怡人，一行人在露天宴會場中享用料理。

前來與宴的艾黛爾賈特，此刻純粹是女王和準王妃的前同學。

當然，她之後還要以阿德刺斯忒亞皇帝的身份出席婚禮。

「艾爾，改喝這個吧。」

貝雷絲坐在她身旁，見她拿著還剩一半的酒杯不斷端詳，立刻遞出一杯奶茶跟她交換。

「呵呵，老師……妳怎麼知道我想喝這個？」

艾黛爾賈特雙頰酡紅，微笑勾住貝雷絲手臂，倚上她身側。

艾黛爾賈特並沒有喝醉，只是假裝醉了，藉機跟貝雷絲撒嬌。

貝雷絲對她的狀況心知肚明，放下餐叉回答。

「因為我一直看著妳。」

「一直看著我，不會覺得很膩嗎？」

「看再久也不膩。」

「妳真是的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聽得心花怒放，抱著貝雷絲的手臂笑個不停。

「哎呀，小艾黛爾，妳今天穿得好漂亮！」

多洛緹雅到貴賓席敬酒，見到艾黛爾賈特的裝扮，忍不住出聲讚嘆。

貝雷絲替艾黛爾賈特將長髮挽成髮髻，又為她挑選一襲簡約淡雅的淺色連身長裙，這身裝扮跟其他人相比可稱樸素，但掩不住的高貴典雅氣質，仍讓她成為目光焦點。

艾黛爾賈特處於度假狀態，臉上笑容隨性放鬆，又為平日在外正經的她添上好幾分魅力。幸虧女王事先吩咐過其他賓客，不可擅自打擾貴人。

但熱情投向艾黛爾賈特的視線，卻是誰也無法攔阻的。

「妳這麼漂亮，真是連我的風采都要被蓋過去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低頭看看自己，感覺沒什麼特別的。

再轉頭看看同樣盛裝打扮的貝雷絲，她面無表情握著銀劍，不知道在威嚇什麼人，渾身散發冷氣。

艾黛爾賈特凝視著這樣的她，卻再度怦然心動。

「老師才是最美的……」

多洛緹雅聽見她的喃喃自語，無奈地搖頭笑了。

「小艾黛爾，這種場合，應該讚美我這個新娘才對吧？」

「！」

艾黛爾賈特猛然回神，張口正要說話，多洛緹雅舉手阻止她。

「不，沒關係，反正妳從以前就是眼裡只有老師，我們大家都習慣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這時，另一名主角也舉著酒杯過來了。

「謝謝妳的建議、老師。」

佩托拉微笑著向貝雷絲敬酒。

「很期待、她的反應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舉杯一飲而盡，目送兩人遠去。

艾黛爾賈特好奇地湊到她旁邊。

「老師，妳給了佩托拉什麼建議？」

「我告訴她，帕邁拉婚禮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儀式，多洛緹雅可能會喜歡。」

「什麼樣的儀式？」

貝雷絲回頭看她了一會，忽然起身將她整個人抱起來，在眾目睽睽下轉了三圈。

「想起來了嗎？」

貝雷絲摟住滿臉通紅的艾黛爾賈特，在她耳旁輕聲問道。

「還是要……繼續假裝忘記？」

艾黛爾賈特羞得說不出話，只能緊抱貝雷絲，將發熱的臉頰埋進她頸間。

貝雷絲用手指輕梳她的髮絲，感覺到聚集過來的目光，淺笑著吻上她的臉頰。



入夜後，月光澄澈，星輝滿天。

由女王安排，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在王宮中寄宿一晚。

「進出禁制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一如既往地對房間施加完咒術，才安心躺進枕頭裡。

這個咒術的另一種用途是建構牢籠，只要被關起來就逃不掉了。

說到牢籠……

艾黛爾賈特看了看貝雷絲，轉頭盯著天花板思索。

貝雷絲熄滅燭火，在黑暗中爬上床，正面抱住她。

「妳想問我什麼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妳一臉想問我問題的表情。」

「有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疑惑地摸了摸臉，在貝雷絲隨之落下的親吻中失笑。

而後，她平復呼吸，緩緩問道。

「老師，妳喜歡現在的生活嗎？」

「喜歡。」

她回得太快，艾黛爾賈特征了一怔。

「……那就好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突然想到，因為我的關係，妳很少離開帝都，每天只能陪我，會不會無聊？」

「不會。跟妳在一起，每天都很快樂。」

「妳不會覺得像被關在牢籠裡嗎？」

「從來沒有覺得過。」

貝雷絲輕撫著她的背脊。

「我不是『只能』陪妳，而是『只想』陪妳。」

每一次伸手觸摸她，迴饋而來的愉悅感總是令貝雷絲暈眩陶醉。

它活生生地在體內奔走，告訴自己血液為她而流，心臟為她而跳。

我為妳而活——這樣的實話可能成為負擔，因此貝雷絲一向緘默不語。

「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只會這麼說，並且只要開口過一次，就會壓不下滿腔愛意。

「我愛妳……」

貝雷絲情不自禁地親了親艾黛爾賈特的唇瓣，發覺她正在微笑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確認貝雷絲並沒有感到束縛，艾黛爾賈特心滿意足地抱緊了她。

貝雷絲溫柔撫摸著她的後腦勺，直到她陷入熟睡，緩緩停住動作。

「……」

她閉上眼睛，感知到艾黛爾賈特可愛的魔力在四面八方流動。

咒術對她無效，這是一個困不住她的牢籠。

但貝雷絲不打算逃脫，也不想去任何地方……

她這一輩子，只願待在艾黛爾賈特的牢籠中。